

每日「爬格子」創作「大時代」 九旬文潔若：我要寫到100歲



▲每天「爬格子」的文潔若，把筆耕視為最大樂趣 資料圖片

文潔若簡介

作家，翻譯家。著名作家、記者、翻譯家蕭乾的夫人。1927年出生于北京，畢業於清華大學英文專業，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審、翻譯。她是中國翻譯日作品最多的翻譯家，翻譯過的日本作家包括芥川龍之介、井上靖、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她與蕭乾晚年合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一件文壇盛事。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翻譯了十四部長篇小說，十八部中篇小說，一百多篇短篇小說，共計八百餘萬字。2000年獲「日本外務大臣表彰獎」，2012年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榮譽稱號。

「半路」夫妻 一生摯愛

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年輕編輯文潔若，和自稱「久經沙場的江湖客」蕭乾第一次約會了。蕭乾比文潔若大十七歲，此前還有過婚姻和孩子。文潔若曾在回憶文章裏說，好心人的忠告一度佔了上風，但經歷短暫分手後她發現：「我對你的這腔摯情，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不論將來要冒多大風險，吃多大苦頭，我也豁出去了。」翌年五一，兩人沒有辦儀式，到民政局領證就結婚了。

「一生只做三件事」

外界評價文潔若一生只做三件事：「寫散文，搞翻譯，保護蕭乾」。談起「保護蕭乾」，文潔若沉默了，進而又說：「要看保護到什麼程度，紅衛兵來，特殊時代我也保護不了。他後來心臟出問題，紅衛兵還讓他值夜班，我就白天下田，晚上替他值夜班。他比我大十七歲，當時我四十多，我頂得住！」
「我和蕭乾住的房子下雨就是滿屋子水，老鼠經常繞着樑子跑，這麼一個房子。」不堪的年代，瘦小的文潔若撐起她的「保護之翼」，護衛蕭乾吃盡苦頭，她淡然一笑：「我要感謝我母親，她沒溺愛過

我，所以我很堅強。」
在聖心學校念英文，後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的文潔若，天資聰穎，對語言有極強的領悟力。「我7歲到9歲在日本。一個月把平常人兩年學的東西學完了，我兩個弟弟的日文也都是我教的。」
「蕭乾英文特別好，他美國的堂嫂偶然教了一次，他後來就輕易學會了。學會了英文的蕭乾一次說：[I have a strong heart.]，堂嫂對他說：[You should have a kind heart.]，以此來教育他。」文潔若說。
兩顆相互吸引的靈魂一定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共鳴點，這在蕭乾和文潔若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證。「他文筆特別好，倘若說，和蕭乾結婚以前，我已經以工作認真努力獲得好評的話，在他的影響下，我的文字也逐漸變得灑脫一些了。」
婚後，蕭乾也在文潔若的影響下連譯了三本英文著作：《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和《好兵帥克》。「他反對死譯和硬譯，認為翻譯文學作品，首先要抓住原著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愴的，譯後引不出同樣的感情，再忠實也是不忠實。」蕭乾的翻譯思想深刻影響了日後走向翻譯巔峰的文潔若。

年近九十的文潔若很少下樓出寓所，每日仍埋於書桌筆耕不輟，安詳地把握着生活節奏，搞翻譯和寫作。她一生摯愛的伴侶蕭乾既是良師，也是後來翻譯事業的良伴。文潔若把外界仰望的文壇伉儷深切回味成：「瀾滄江畔一對菩提樹」，並以此定名最新的散文集。這位蜚聲中外、著作等身的作家、翻譯家笑言，自己準備寫到100歲，她說，當前的文學創作應有大時代下的意義：「我覺得『小時代』不好，應該『大時代』，你看青年一批一批地改造着城市和社會，這是大時代。」

大公訪談

大公報記者 孫志

在木樨地寓所，生於1927年的文潔若顯然經過一番精心修飾：珍珠耳釘、項鍊在她這樣的老派文人字典裏，已是隆重之禮；鵝黃的薄毛開衫，更顯面色紅潤。她思維敏捷，談吐風趣。歷史饋贈給老人的有愛也有痛，有溫暖也有悲愴，更是如煙往事的智慧感悟。
曾公開批評流行作家郭敬明，文潔若自有她的評判理由：「郭敬明我不太看放在心上，『小時代』不好，應該『大時代』。」

現在生活在好時代

「我不翻譯色情、小情小調這些東西，翻得最多的是大時代下積極意義的，翻譯政治也是正面的，三島由紀夫是例外，但翻譯內容不怎麼涉及政治。」
「我在搶時間，社會上的事我也在關心。」老人說家裏的電視機捐給了內蒙古的蕭乾文學館，獲取信息的主要靠報紙：「『打老虎』這些我都知道，打了貪官人人稱快，另外逃到國外的現在都『送』回來了，讓他們沒處逃。我覺得我們現在生活在非常好的一個時代。」
不久前文潔若出席《一份報紙的抗

戰》紀錄片首播發布會。紀錄片以1931年至1945年大公報參與、推動、見證中國抗戰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線索敘事，作為大公報「二戰」派駐歐洲戰場的戰地記者，蕭乾年輕帥氣的形象多次在紀錄片出現，文潔若感慨萬千。

「蕭乾是靠大公報起家的」

「蕭乾就是靠大公報起家的」，作為大公報在歐洲的戰地記者，蕭乾親歷和記錄了倫敦轟炸、挺進萊茵河、攻克柏林等重大事件。不過文潔若勸諷更正，有些媒體報道蕭乾是歐洲戰場的唯一中國記者，「不是（中國）唯一的，其實是大公報中唯一去歐洲戰場的，國民黨怎麼可能讓蕭乾一個人去呢？」
「蕭乾是最早去（歐洲戰場），最後撤出的。後來又跑到劍橋去讀書了，是《動物莊園》、《1984》作者喬治·奧威爾推薦的，我80年代去劍橋，還見到了奧威爾的像。」
文潔若的勤奮是出了名的，「我母親一輩子就誇過我兩次。一次是說『小老五，皮膚好！』（文潔若排行第五）另一次說我『貢獻大』。說我貢獻大，

是我8天業餘時間翻譯三萬字，效率高，當時下班後就趕緊翻譯。掙了兩百塊錢，給母親買了一件長毛絨大衣。」

每天翻譯三四百字

但她卻直說「現在不行了」，因為一天頂多翻譯三四百字，她喃喃道：「我眼睛要注意着用，細水長流。」
文潔若現在一人獨居，身邊無子女陪伴照顧，寓所較為凌亂，但有意思的是，她卻能很輕易從一片無序雜亂中取到所需，一張老照片或是一本舊書，思忖片刻就找到了屬於它的位置。
「我工作非常充實，就是寫作和翻譯，最近整理蕭乾老照片呢，清華大學出版社要出版。20卷的《蕭乾全集》也在整理。」她邊說着，邊取出一張透明塑料袋裏的照片，照片下面黏着一張小紙條，工工整整地記錄着留影的年代和人物信息。
「我準備寫到100歲。」文潔若笑言，家裏有長壽的基因。每天仍一撇一捺累字「爬格子」的文潔若，把筆耕視為最大樂趣。她在豐盛的精神世界，安享着那份簡單和恬淡。



▲蕭乾文潔若夫婦在街頭散步 資料圖片



▲文潔若在書房內工作 資料圖片



▲文潔若參加內蒙古蕭乾文學館揭幕儀式 資料圖片

文潔若的部分譯著

- 《聖經故事》 瑪麗巴特勒
- 《尤利西斯》 詹姆斯·喬伊斯 維克多·雨果
- 《悲慘世界》
- 《萬葉集》
- 《古事記》
- 《枕草子》
- 《平家物語》
- 《天人五衰》
- 《黑白》
-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 谷崎潤一郎
- 《高野聖僧》 泉鏡花
- 《雜憶錄》 夏目漱石
- 《深淵海流》 松本清張
- 《日本的黑霧》 松本清張
- 《魂斷阿寒》 渡邊淳一

▲文譯《羅生門》

破譯「天書」《尤利西斯》

1939年，蕭乾從劍橋給胡適寄去一張明信片，其中一段寫道：「此間（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工作已談不到心境，近與一愛爾蘭青年合讀James Joyce的Ulysses（《尤利西斯》）。這本小說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
這封信寄出半個多世紀後，1990年蕭乾文潔若夫婦受譯林出版社委託，開始接手翻譯這部有「天書」之稱的西方文學意識流的「開山之作」《尤利西斯》——實際上，文潔若和《尤利西斯》也頗有淵源，文潔若現在還記得，幼年時，駐日使館任職的父親帶她到一家日本書店，指着《尤利西斯》說：「這麼難的書日本都能翻出來，真厲害！」——而今，一對一個八十開外、一個奔七十的老人，在此後整整四年時間裏，挑戰「天書」。

《尤利西斯》是愛爾蘭意識流文學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於192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該書是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並被譽為「20世紀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之首」。小說以時

間為順序，描述了主人公，苦悶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廣告推銷員利奧波德布盧姆（Leopold Bloom）於1904年6月16日一晝夜之內在都柏林的種種日常經歷。

蕭乾建構自我最後鏈條

文潔若認為，《尤利西斯》的價值，主要在於深化了寫小說的藝術，從外在情節探索到人物的內心世界。不僅在寫作方法上徹底擺脫了西方小說幾百年的傳統，另闢蹊徑，在思想上也是叛逆的。「翻譯《尤利西斯》時，我十分欣賞這部奇書內容的豐富，3卷18章，粗看好像天馬行空，想到哪兒寫到哪兒，漫無邊際。其實全書布局十分周密，每章各有獨立的内容。」
文潔若說，日本就有《尤利西斯》四種譯本，中國也應該有，總得有人先來闖關路。「蕭乾和我相信，最終會產生一部盡善盡美的譯本。晚年能從事這麼一項偉大的工程，還是值得的。」
翻譯《尤利西斯》，已處於蕭乾生命的

最後的一段日子，他將這次翻譯活動看作他在文學及人生舞台上建構自我的最後一個鏈條。所幸的是，這個過程由文潔若日日相伴，心血交融。



▲蕭乾文潔若夫婦合譯的《尤利西斯》

蕭乾：這輩子當你的ghost

文潔若回憶，蕭乾從下放的農場回到北京，她又產生了「依賴心理」，翻譯的文稿總想請他潤色一遍再送出去。蕭乾也常說：「我這輩子就準備給你當ghost（即幽靈、幻象）了」，指的就是做些默默無聞的工作。

「我們二人最喜歡的詞是『team work』（合作），每逢我們一方有了緊急任務，就共同協作完成它。老三桐兒（兩人的三兒子蕭桐）還沒正式學英文就聽懂了這個詞。我寫的隨筆、評論、序言等，都請他過目。四十多年，我不斷地向他學習寫作方法。」
蕭乾也在《一對老人、兩個車間》寫到：「我最佩服潔若那搞定額的辦法，不論多麼艱巨的翻譯工作，都能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去完成」；「相形之下，我就疏懶多了。我從來也不是個『拚命三郎』。1954年同潔若結婚後，我變得勤快了。」
從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或清晰或模糊地辨認出相互的影響，無論趣味性情，還是學問義理，燭幽發微，相互輝

映。
暮年的蕭乾在文潔若的陪伴下，邊用藥物延續着生命，邊創作和翻譯了質量和數量都相當可觀的作品。文潔若借用冰心的話評價蕭乾的文學成就：「餅乾（小時候綽號）這個人，我深深知道他，他會創作、會翻譯、會評論、會報道……像他這樣什麼都來一手的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上是罕見的。」
蕭乾和文潔若，一對在文壇上的神仙眷侶，在攜手共度的四十五年裏，喚起了彼此人生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



▲蕭乾文潔若夫婦合影 資料圖片